

盼望：為了尚未完滿的世界

莫爾特曼與勒爾談話錄

我為甚麼應當活着？

勒爾：您在二〇〇六年出版的自傳《廣闊空間》（*Weiter Raum*）中提到，一位朋友在一九四三年死於一場空襲，您自己也受傷了，您寫道：

「那天夜裏，我平生第一次呼喚上帝，並將我的生命放在上帝的手中。我好像死過了一回，而此後的每一天，生命於我都猶如嶄新的禮物。」不少人可能會對這樣的悲劇做出不同的反應，甚至可能詛咒上帝，您卻沒有。為甚麼呢？

莫爾特曼：我是在一個世俗的家庭中長大的。我的祖父是漢堡一個共濟會（Freimaurerloge）分會的大師；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我的父親對頭上那位隱匿的上帝以及我們心中的道德律充滿了敬畏，但那時我還沒有認識到上帝的權柄與全能。

盼望：為了尚未完滿的世界

當我呼喚上帝時，其實是在求救。人在這樣生死攸關的境地不會去質問為何身處此境，也不會去詛咒將自己引入此境之人，而只會呼求解救、醫治和幫助，想方設法脫離困境。神義論的問題——若上帝是公義的，為何世界上還存在惡？——這是旁觀者的問題。這個問題往往是事後提出的。為甚麼在漢堡——尤其在哈默布魯克地區和東區——遭受空襲時，有足足三、四萬人被活活燒死。然而親歷此境時，追問的就不是為甚麼，而是如何逃脫。

勒爾：儘管如此，我依舊認為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很多人的反應可能完全相反，可能會詛咒上帝。

莫爾特曼：我當時不認識上帝，我只是求救。

勒爾：您說您當時不認識上帝。也就是說，您成為神學家並非被預設好的。

莫爾特曼：的確如此。我是我那個受到啟蒙的家庭中的第一頭黑羊。我本想攻讀數學和物理，為的只是從一定程度上對抗教授歷史、德語

和拉丁文的父親。因此那時候我對自然科學非常感興趣，就因為我父親對此一無所知。

我當時的第二個問題是：我為甚麼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死去？我為甚麼就應當活着？直到暮年，我一直在尋找問題的答案。

勒爾：您還沒有找到答案嗎？

莫爾特曼：並不是！一九四七年，也就是漢堡遭遇空襲後四年，我與其他一些戰俘共同獲邀參加在英格蘭中部德比郡（Derbyshire）的斯旺威克（Swanwick）舉行的第一屆基督徒學生運動（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SCM）¹國際會議。在那裏，我找到了問題的答案，並決定將生命奉獻給基督教信仰的復和力量，決定學習神學、成為牧師。

勒爾：您與其他一些神學家不同，舉幾位較知名的為例，如德雷威曼（Eugen Drewermann）²

-
1. 基督徒學生運動致力聯合懷有海外宣教志向的學生，並且一直在普世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本文全部腳注由譯者所加。〕
 2. 雷德威曼，德國神學家、精神分析學家，是深層心理學聖經闡釋的代表人物。

盼望：為了尚未完滿的世界

或施蒂爾 (Fridolin Stier) :³您似乎從不埋怨上帝。
曾經出現過您埋怨上帝的時刻嗎？

莫爾特曼：有過。我曾有個叫凱麗·吉森達納爾 (Kelly Gissendaner) 的筆友，她被判處死刑，在佐治亞州 (Georgia) 的一個死囚室裏等候處決。顯然，她曾唆使男友殺死她的丈夫。那個犯了謀殺罪的男友被判處二十五年監禁，而她自己則因挑唆罪被判死刑。她在獄中參加了神學課程，就是由亞特蘭大的一所大學提供的關於聖經故事和靈魂輔導的課程。她深受鼓舞，渴望神學。我於二〇一一年在安倫戴爾州立女子監獄 (Arrendale State Prison) 進行了一場關於「獄中教會」的演講，也特別提到了我的親身經歷，我就是那時與她結識的。

她獲得了一張證明她參加了這一神學課程的證書，她還十分關心獄友。的確，她使她們放下了自殺的念頭，使她們從扼住每個人的絕望和抑鬱中得救。她證明了自己的信仰，也成為了獄中的靈魂導師。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她寫信告訴我，死刑將在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晚上七點執

3. 施蒂爾，二十世紀德國天主教神學家，尤以死後出版的《新約》新譯本聞名，該譯本嚴格遵從希臘文原文，不進行文體上的修飾。

行。我寄給她一塊我的手帕，並附道：「當眼淚湧上時，請用我的手帕。」這給予了她莫大的安慰。在二月二十五日，我點上蠟燭為她祈禱。但是第二天我得到消息，整個佐治亞州都被暴風雪侵襲，無法將她轉送至預定處決她的男子監獄，因此死刑被迫延期一個星期至下週一執行。於是我也再次點上蠟燭為她祈禱。第二天早晨我又獲悉，說行刑用的毒劑已經變質，執行者不敢用變質的毒藥將她處死。當時我認為，上帝聽到了我的禱告，天意可能還表現得挺狡猾的。

然而九月我卻獲悉，她將於九月三十日被處決。我本以為，經歷了兩次臨刑，而且每次等待自己的死亡都長達四個小時，這下赦免與假釋委員會可以將死刑轉為終身監禁了。我真的希望這會發生，但這並未發生。我住在紐約的女兒在互聯網上跟蹤了整個審判過程，最後打電話告訴我：「寬刑被駁回。」於是凱麗於九月三十日被處以死刑。行刑時，她唱着《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只唱了第一句，在第二句時毒藥就起效了，她作為一個在信仰中得到了自由的人而死去了。我起先曾埋怨過上帝，但最終又獲得了一絲寬慰。就是在這件事上，除此之外，我沒有理由埋怨這位上帝。

盼望：為了尚未完滿的世界

上帝是對殺戮最有力的反抗

勒爾：每天都發生着一些足以讓人埋怨上帝的事情。如今，我們只需看一下敘利亞，迄今為止估計已有二十五萬人喪生。

莫爾特曼：是的，但摧毀這世界的不是上帝，而是人類自己。人們或許首先會想到自然災害，想到海嘯和地震。但這是失控了的大自然威力，我不會將它歸咎於上帝。

勒爾：在此，我們很自然會面對一個關鍵問題，這就是神義論的問題。您認為上帝既是能夠受苦的，也是仁愛活潑的。您個人如何協調這兩方面——一方面是兼備這兩點的上帝，另一方面則是世界的苦難？還是說，這對您來說根本就不成問題？

莫爾特曼：上帝在耶穌基督裏承擔了世界的苦難，因此我無法指責他。只有終結人類，才有可能終結人對人造成的傷害。三千年前，上帝正是在大洪水中做出了相反的決定。以色列的智者

一直在研究上帝為何會讓墮落的人類繼續生存下去。

如果我們因為人對人造成的傷害而感到失望，或許偶爾也會產生這樣的想法：人類是進化過程中的一個錯誤。但如果我們信仰道成肉身的上帝，就會對人類表示肯定，就會與謀殺及暴力行為進行抗爭。因此，我不會抗議上帝，而會將上帝作為反抗殺戮的助手。上帝是對殺戮最有力的反抗。

如果禱告沒有被聆聽，必須對上帝多點兒耐心。約伯對他的上帝很有耐心，《新約》中提到耶穌基督的耐心，其核心也應該是指對上帝的耐心。客西馬尼園裏「求你將這杯撤去」的禱告，就沒有被聆聽。因此人們就會面對選擇：一種是像約伯的妻子所說的那樣「你棄掉神，死了吧」，⁴另一種是將背離了自己一切期待的盼望放在上帝身上，並對上帝多點兒耐心。

不盼望奇蹟者，就不是現實主義者

勒爾：您說，上帝與我們一同承受苦難，正如他與其獨子在十字架上一同受難一般？

4. 見《約伯記》二章 9 節。